

【原乡切片】

# 荷风送香气

□鲁亚光

芦苇荡,蒲草地,荷花池,别致的风景,就在眼前。

不止十万亩啊!应该称它们为小岛,像珍珠,像玛瑙,像翡翠,稀疏地散落在辽阔的微山湖上,被绵长的大运河用一条金带子串连着,湿漉漉、沉甸甸、金灿灿的。

水,深深浅浅,但水中必定有蒲有芦草,有鸟有蛙鸣,有锦鲤有五节腿的青虾;夏日一到,随处可遇的,是接天的莲叶、映日的荷花和四溢的清香。

清晨,约一渔家小舟,荡起双桨,拨开芦草,一簇簇、一团团、一片片的绿意便结伴而来,逼人眼目;细细的、淡淡的、柔柔的清气,一缕缕、一抹抹、一脉脉涌入鼻吸,透进肺腑,瞬间叫人心清气朗,神爽魄明。初入湖荡,薄雾缭绕,景色迷离,时隐时现,别样的风致,诱人步步深入。突然,一群水鸟惊起,把个苇草摇晃得前仰后合,也搅了绿水的好梦,款款地、粼粼地、颤颤地追着风景的身影而去。

视线渐阔,视野被无限放大。蓝天如洗,碧水若镜,浓淡相宜的花花草草镶嵌在偌大的湖面上,高低错落,疏密相间,形态各异。这生态中的奇葩,是仙界瑶宫的杰作吧!一步一景,一景

一叹,导引你不自觉地移步换景,那份恬畅,那份悠闲,那份逍遥……

灼红的花、翠嫩的叶、金黄的蕊、圆实的蓬、恣意的风,随轻舟长桨四下里穿梭、迂回、辗转。近了,近了,密密麻麻的花叶扑面而来,惊喜的心渐渐漾开。到了,到了,撩人的清香已然沁入四肢百骸,通圆密实的莲蓬频频点头致意,饱满的籽粒挂满甜香的微笑。采莲喽,采莲喽!左摘一支,右采一朵,身体俯仰间,清脆嫩绿的莲蓬蹦跳着陆续进舱,小船儿还没挪动多少地方,船上便堆起了一座翠绿的“小山”。摘累了,采乏了,船头一坐,船尾一卧,顺手剥开一个个莲蓬,甜翠香嫩的莲子顿时让人忘乎所以,船客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湖之子,自然之子。荷塘延展,荷香弥散,荷花烂漫。疏枝密叶间偶尔伸出一支或者几支凝脂的白莲花和粉莲花,不经意间偷袭着人的眼球,它们是在与红荷争奇斗艳吧。以绝对优势占据大湖高地的红荷花,并不在意几朵白莲花、粉莲花的挑衅,舞动荷叶的绿裙子,宛如刚出浴的美人儿,款款而动,依依而摇,逗引骄艳的阳光,前来伴舞弹歌。那些可爱的蜜蜂、蝴蝶、蜻蜓,当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掠美的空隙,抢在



东岸 摄

白鹭天鹅之前,博取花尖、花瓣、花蕊的真爱。鱼儿虾儿游上跳下,把控风景的根脉,守住无限风情。向前行吧,行无止境;朝前望吧,望尽天涯。大湖上下,云集着欢声、笑声、歌声、惊叫声,和着荷香绵延,三里五里、十里百里……微山湖,大自然奏响的音符,清澈见底,韵味十足。

上善若水,水不深,山不高,岛不大,夏花绚烂,倾情绽放。荷满叶阔,荷风送香,何止十万亩?

水澈,岸宽,途长。可摇橹摆渡,可漕运鱼米,可北上南下,可悦性抒怀,可听蛙声一片……不需理由,皆因大湖之水潺潺不止,源源不断,涓涓不息。清澈的湖底,藕草牵连,成片的杂草浮萍集结在水上水下,养护着一方水土,佑护着一方阜康。曲折的

湖岸,杨柳依依,葦荻菖蒲丛生,幻化成一道道诗意的风景线。

在岸边,观一湖之风景;在船头,看一湖之风致;在流红泼绿间,蘸一湖之清香;在山水花草间,寄一湖之真爱亲情。水之清,草之绿,鱼之香,岛之美,荷之多,风景在流淌,清香在溢漾,感情在延伸。这样,眼睛就迷离了,心灵就弥散了,情感就恬醉了。人和船的感情,已经进入时空纵深。“误入藕花深处”,也许就是前世预约的一场动情的密会吧。

为“荷”而来,涉水而上,“可以濯我纓、可以濯我足……”十万亩荷池太大,一双眸子看不透;十万亩荷池不远,一颗心就可贴近。游微山湖,就像在品读一首绝妙的诗歌,淡远中含着一份浓郁的意蕴,浓郁中含着一份

淡远的情怀。

山不在高,水不在深,在于良好的生态,在于盎然的生机,在于活色生香的鲜丽。三米五米,就是一片丽景;十里八里,就是一处阡苑。蓝天,碧水,荷香,绿韵,锦鲤,白鹭,帆船,渔火,故事,采莲女,渔歌子……至美的风景,让人收获不尽的欣悦、快乐和幸福。

面对一座风光旖旎的大湖、一条古韵依依的大河和一脉天工巧夺的荷池,你就会感到:大自然最美的风情,其实来自于热爱大自然的那群人,来自于至真至纯的境界。荷风送香十万亩,心有所系,情有所衷,意有所念,处处都是好风景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任职于微山县第二实验中学)

## 晒酱记

□刘志坚

伏天暑盛,万物藏息,祖母却要晒酱了。

夜里,祖母就着灯挑拣黄豆。一粒粒豆子滑过她的指尖,浸泡在新汲的井水里。翌日晨起,她又开始淘洗小麦。麦入清水,祖母手持笊篱来回拨弄,如此循环数次,水不再浑浊时,祖母便把洗净的麦粒与泡胀的黄豆一同倒入大锅蒸煮。氤氲的水汽裹着豆子与麦粒的清香弥漫开来。祖母立在锅边,不时捻几粒豆子查验火候,待豆粒可以被她粗糙的指腹捻开,便捞出摊在凉席上,半日便可晾至半干。

趁晾晒的功夫,祖母打扫干净厢房一角,铺上厚厚一层麦秸,再覆以洁净的屉布,然后拎起镰刀,牵我去砍臭蒿子。臭蒿又叫黄花蒿,植株高大,味道奇臭,连牛羊都避而远之,却是做大酱离不了的“药引子”。不一会儿,祖母便砍了足够的臭蒿,我屏住呼吸,帮祖母搬回家。

此时,麦豆已经半干,祖母当即把它们移到屋里,均匀地摊在屉布上,再严严实实地捂盖上臭蒿子,瞬间厢房弥漫着刺鼻的味道。大约三五天后,祖母揭开覆盖的臭蒿,我看见碧绿或黄绿的菌丝细密如绒,包裹着每一粒豆与麦,它们彼此勾连、攀援,织成了一张生机勃勃的绒毯。空气中,最初的浓烈臭蒿味已荡然无存,被

一种潮湿的、闷闷的、如同新翻泥土的气息替代。祖母轻轻拨开一点菌丝,露出底下变了颜色的豆麦,又深吸了一口那混合的气味,眉眼便舒展开来。接下来,祖母顶着溽热,把布满菌丝的酱料放在烈日下暴晒,两天左右便彻底干透。随后,便轮到石白登场了。祖母握紧石杵,沉稳地春捣下去,笃——笃——笃,一声声钝响在庭院里回荡。每一次起落,绿绒便褪去一层神秘,豆麦在石白的怀抱里渐渐碎裂、融合,最终化作均匀的粉末。

祖母把粉末倒进粗陶酱盆,撒上大粒盐,再徐徐注入凉开水,接着用腊木棍探入其中,缓缓搅动,黄绿色的酱浆渐次成形。然后,用蚊帐布覆在盆口,以细绳扎牢,放在院子阳光最盛处,静候伏天滚烫太阳的暴晒。

自此,晒酱成了祖母每天的功课。清晨,她解开纱布,执腊木棍徐徐搅动。及至日头爬上屋脊,火辣辣地舔舐庭院,酱盆便静置于光瀑之下。如此,经过日复一日的搅动与曝晒,大约半个月后,酱色由绿黄变成深沉的赭褐,浓郁温厚的酱香,在灼热的空气里隐约浮动,一盆经得起时间咀嚼、熟透了的人间至味,终于晒成。

此后一年,灶间烟火便有了醇厚的底色。无论是蘸食水灵灵的菜蔬,还是炖煮朴素的食材,只消舀入一匙,那深藏的日光与豆麦之魂,瞬间鲜活了一粥一饭。

## 隽秀苍厚摘药山

□罗新海

家乡有一座山,山上有老子庙,山下有老子村,民间还有众多老子的故事和传说,此山就是安丘市西南部的摘药山。

摘药山雄踞柘山与石埠子两地交界,古为齐、鲁边陲。相传春秋时,道家始祖老子(李耳)曾于此采药制药,故名“摘药山”;因其高耸,登顶似可揽月,亦称“摘月山”;早年遍生柘树,又曰“柘山”。

盛夏仰望,群峰之中,摘药山险峻突兀,葱茏叠翠,云雾缭绕。山顶庙宇建筑与齐长城遗址时隐时现,蜿蜒逶迤的步行台阶掩映在绿色里,直入云端。山间一壑一路,一字一石,一草一木,皆为风景,是传说,是历史,是文化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摘药山虽非名岳,却有圣贤。山顶老子庙,相传始建于西汉。最高处为供奉老子的太清宫,其下玉皇殿,殿前碧霞寺、三官庙、太平阁、望海亭等错落有致,庄严肃穆。庙宇几经废建,多为山石结构,周砌石墙,古朴自然,似在诉说千年记忆,蕴藏动人故事,等待过往游人倾心聆听。

山上草木葳蕤,鸟语花

香,风景优美,盛产柴胡、丹参等药材。传说当年老子就是看好这块风水宝地,于山腰开洞定居,采药炼丹,广济民间。后人感念恩德,尊称老子为“老子爷”,其居所名“老君洞”,采药歇息处称“李家顶”,山下追寻其迁居而来的后人李姓村,叫“老子村”。摘药山平常游客络绎不绝,尤以农历三月十五老子庙会为盛,四方百姓齐聚庙前,虔诚供奉。明代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朴尊崇老子及此山,曾赋诗《高柘山》:“闻道仙人常摘药,骑虹隐约过长城。”

“幽旷山中乐”,此等参禅悟道之境,正合隐逸山林。老子曾任周朝“守藏室之史”,即管理国家藏书的官员,一生修行宣讲道德,主张“无为而治、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”,写下经典哲学巨著《道德经》。相传老子卸任后归隐摘药山,于苍翠山峦、风声鸟鸣中,采药济世,潜心修道,体悟“自然即道”,在此完成《道德经》上篇初稿,故有“老子隐居摘药山,完成经书大半部”之说。

两千多年前,老子的足迹踏遍山隅,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已深植于此,成为摘药山的思想高峰,也增加了这

座山的精神高度,令人仰慕敬畏。厚重的老子文化传承,深深晕染着一代代当地百姓。周边的万顷梯田、古朴村落、烟火农家,以及孔子女婿公冶长书院、千年银杏夫妻树、“天下无二坊”庵上石坊、齐长城、齐大夫召忽墓等人文古迹,如颗颗珍珠镶嵌其中。生活于此的人们,秉承老子“道”之精髓,质朴善良,包容真实,勤劳奋发,日子过得和谐惬意。历经风雨沧桑的摘药山,默默见证着岁月的变迁,也激励着后人自强不息,薪火相传。

风过山巅,四顾俯瞰,周边群山绵延数十里,山岭是绿的,河流是绿的,村庄是绿的,田野是绿的,绿色在遥远的天际缓缓流淌。山脚下的“安丘天路”横亘东西,起伏蜿蜒如画。这条“我家门口最具人气的路”,穿过群山原野,承载着无限希望,给人们以幸福的憧憬。置身于云蒸霞蔚间,自己好像也成了山水画中人,恍若穿越千年时空,与哲人晤谈学道,心里绪一片澄清宁静。风景这边独好!

回望摘药山,晚霞中峰峦梦幻缥缈,挺拔隽秀,神奇苍厚。她需要我们深度地品读,却怎么也品不尽、读不完。